

清朝文錄簡編

姚氏
清朝文錄簡編 卷三

清姚椿原編

杭縣張相
丹徒莊啟傳選評

奏議

勸廉祛弊疏

陳廷敬

一起手策六
釐萬象在旁

竊惟國家久安長治之基。關於風俗。風俗盛衰之故。繫乎人心。正人心。厚風俗之機。存乎教化。故品節度數。必有定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制。使天下移風易俗。回心向道。尤教化之急務也。一洪惟皇上堯仁舜哲。禹儉湯勤。總攬天下之大權。先教化而後刑罰。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而宏獎官方。廉爲尤重。臣愚謂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當先使儉。然

奢侈足以亡國
此事不因此
專制共和遂
致有異故在
今日仍爲名
言

而不能遽致者。則積習使之然也。一臣伏見我皇上盛德淵純。躬先節儉。御服無奇麗之觀。尚膳鮮兼珍之味。蚤朝晏罷。謹小慎微。與中外臣民共登淳古之風。一時公卿大夫。是則是倣。宜蒸蒸有不變之機矣。臣謂風俗未能盡儉者。蓋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別。因而奢僭之習未盡化也。一百金中人之產。一裘之費。奚啻百金。綺紈之服。機絲所織。花草蟲魚。時新日異。舊者猶新。新者已舊。貧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即新而無厭。轉相慕倣。積以成風。外官之仕者。或擁僸從數十百人。衣輕策肥車馬。闐咽震驚。道路泥沙之用。不惜貪饕之行。易成由是。則富者黷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禁。妄冀苟免。幸不罹於法。則以高貲誇耀閭里。愚民無知。見其如此。游末趨利多。離農畝。棄其本業。賈誼

所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百人織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其卒至於天下饑寒饑寒切於其身姦宄因之而起此所以刑罰未能衰止也一然則風俗何以厚之亦曰正人心而已夫好尚嗜慾之中於人心猶水之失隄防也是教化之所宜先務矣伏祈勅下廷臣博考舊章詳議定制御賜之衣物許其服用及近御之人照常不議外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其淺近易行如貂捨猧孫昔有官品之分今則庶人服之矣如緞綢昔有官民之別今則雜然無辨矣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一至若外任官與馬僕從不得過侈制度既定罔敢陵越則節儉之風可以漸致工者不必矜能於無用商者不必通貨於難得奇技淫巧棄本

爾許俗事瑣
文一經鎔鑄
不覺礙目

趨末之民。將轉而緣南畝。田疇闢。則民無饑寒。民無饑寒。然後可以興於禮義廉恥。而國之四維以張。太平無疆之盛治。端在於此。又豈惟勸廉吏而已。

毀淫祠疏

湯斌

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闡闡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然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

湯公毀五通
淫祠疊見記
載讀此知其
源委

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斂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一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巫邪覲。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遯。經年無時閒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爲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一更可恨。

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一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復。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

此雖專制時
代事實然洞
達情理自是
佳文且昔人
推爲有清一
代第一篇奏
疏故存之

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味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小哉。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臣以至愚。荷蒙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諭。愷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一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妬。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閒有三習焉。不可不戒慎也。一主德清則

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一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諂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一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實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一三習

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一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一

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繆。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一返之已。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爭。磋切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已

此原高
文與
會
此原高
文與
會

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而太平可覩矣。一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愼愼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一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

此文與會
舉神采生動
高視闊步洵
爲佳構

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

書上

與明福王史相書

睿親王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一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

頗似魏晉以
還書牘文字

愛新覺羅氏
此時已三日
於菟氣可食
牛矣

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
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
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
忘實害。予甚惑之。一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
於明朝也。賊毀先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
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
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
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
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
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
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

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一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一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亭林言今日
祇當著書不
當講學故文
中頗致譏誚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
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
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
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
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
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
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
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
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一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

盛氣包舉句
雖長而不累

犀利駿銳得
未曾有

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
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
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一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
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
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
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
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
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
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
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
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一愚所謂聖